



我在德國當女王(上)

Original 金子在德國

百年歷史的歐克射擊俱樂部,于 2017 年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憑射擊比賽成績選拔射擊王,而我這個唯一的外國人,居然奪得了“女王”的桂冠,一時間成了中心人物。每個人見到我,都親切而恭敬地握手或擁抱或行屈膝禮,說聲:恭賀女王陛下!

墓地旁邊跳舞 恭迎上屆女王

每年六月,德國各個村鎮就開始陸續舉辦自己的射擊節。歐克的射擊節是每年六月的第三個周末,而今年則是 6 月 17,18 兩天。周六這天一大早,全家就分頭行動:兒子作爲上屆兒童組“射擊王”被小夥伴們接走參加少年射擊王家的早餐會;老公是網球俱樂部 60+ 的隊長,得帶隊去不萊梅參加比賽,出發前特意開車把我送到女王家門口去參加恭迎女王的儀式。

“今天你肯定要走很多路,現在就省點力氣吧。”老公的貼心令我非常溫暖,我笑納他的殷懃,心里卻嘀咕着:多慮了,我這雙半跟皮鞋非常合腳,走這點路算得了什麼?

女王的家在村墓地旁邊,是德國人喜歡的風水寶地。一進大門,被綠白相間的彩條、松枝和白樺樹枝裝飾一新的院門就映入眼帘。一頂白色敞開式帳篷,長條桌上擺着小吃和酒杯,身着綠色制服馬甲、黑色短裙、胸前挂滿勳章的三十幾位女射擊手圍站成一圈。跟每個人握手問好之後,年輕漂亮的女王就請大家入座,飲酒並享用奶酪、小香腸和小餅乾等小吃。“席間”大家不時隨着節奏鮮明的背景音樂跳起勁舞,在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響起時,都跟着大聲唱起來。上屆女王是一位年輕的姑娘。

我周圍幾位平時不太熟悉的女射擊手們,彬彬有禮中各自跟熟識的人唧唧呱呱,一個多小時後排隊出發,大家三人一排,都找各自相識的姐妹邊走邊聊,我剛好被剩在最後一個,有人同情我這個唯一的外國人,告訴我前面有個位置,我可以過去“填坑”。

環村大遊行 高跟鞋尷尬

跟在隊尾出了女王家,走不遠就跟少年隊和男隊匯合了。大部隊浩浩蕩蕩一百多人,行進到大馬路上停住,集體向右轉面向公墓,目送俱樂部的“領導們”向在戰爭中死去的戰士紀念碑獻上花圈。儀式持續了幾分鐘,街道兩頭有警車和消防車維持交通,然後,環村遊行開始了。

路過的車輛都停在路邊,車上的人們向隊伍揮手,不停地給我們拍照。隊伍里的人也對着路人和從路旁人家窗口伸出來的好奇腦袋揮手致意。行進到那個神秘的大白別墅前——住着被分配到村里的唯一一個難民之家時,從未謀面的一家三口也好奇地對着我們拍照。大落地窗里站着一花袍女人和一花裙女孩,一家之主卻只穿着內褲!剛好遊行隊伍里一位女士絆了一下,隊伍旁邊喊號的會長便開玩笑地說:“看到裸體男人,女士們就走不動啦!”大家善意地哈哈大笑。

前方白色別墅就是我們村的難民營,住着一家三口。原本是一個無兒無女的老人留下的,政府出資裝修的。

環村遊行根據每年射擊王家的位置不同路線也不盡相同,但是三五公里總是有有的。遊行隊伍最前面是一支管樂隊,跟着是少年兒童隊、女子隊,最後是男子隊。兒子作爲 2016 年兒童組射擊王,有特權坐在隊伍後面的馬車上。

有經驗的女士們都穿了平底鞋,我的鞋跟還不算高,可走到一半,還是跟幾位高跟鞋女士一樣歪歪斜斜了,一位胖女士乾脆拎着鞋光腳走。我心里一直悄悄盤算着路過家門的時候“臨陣脫逃”,可是看見比我年長的都認真地堅持着,我怎么好意思逃跑呢?忍住腳疼終於跟着隊伍到了射擊王的家。

頭髮花白、有 11 個孫子的射擊王在俱樂部主席的陪伴下,檢閱了“大部隊”,然後請大家去他家院子里臨時搭建的帳篷里喝酒。我一眼便看到老曼跟鄰居們一起在“跑堂”,這個老實人,在去參加網球比賽前這點時間還跑鄰居家來幫忙。

沒等射擊王家的大隊踢結束,我就趕快跑回家倒頭躺在沙發上,蒙頭大睡。

“貓早餐”與脫口秀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老公又去網球比賽,我則一路小跑到馬術大廳臨時改裝的宴會廳,參加傳統的“貓早餐”(Kate Frü hstü ck),之所以叫貓早餐,是因為前一晚的舞會與豪飲直至凌晨,而第二天早

餐時只睡了幾個小時的夜貓子們都如貓兒一般黑着眼圈。

我自以爲很準時,誰知到達時大廳里已座無虛席!三百多人鴉雀無聲齊刷刷地望向我這個“遲到者”,主席臺上漂亮的女王熱情招手,示意她旁邊有空位。我趕緊擺手,試圖悄悄在後面找個座位未果,只好紅着臉坐到女王的旁邊了。馬術大廳改裝的宴會大廳座無虛席。

剛剛落座,就響起雄壯而歡快的樂曲節奏,俱樂部餐廳的服務員們踏着節拍,分頭走向餐桌發放食物和飲料,其中那位 76 歲銀髮飄飄的老太太格外引人注目,她盤子裡的啤酒一點兒也不比年輕小伙子們少,邊走還隨着節拍扭動着腰肢。76 歲的老太太端端啤酒一杯也不少,走得一點兒也不慢,還常跟着音樂節拍 niu 一扭

早餐宴會開始了,大家一邊喝啤酒吃早餐,一邊聽聽俱樂部主席做報告。新主

有了新女王!”然後大家就排着隊過來擁抱我。

全體“王室成員”合影:射擊王與王后,少女王攜閨蜜,我的副女王攜副親王,唯獨女王我家親王老曼,因爲網球比賽而缺席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百年德國射擊俱樂部誕生了有史以來第一個外國籍女王!而我從這一刻開始,就如做夢一般,登上了人生高光點。

被大家簇擁着,接受男女老少的握手擁抱,每個人都恭敬地說着同樣的話:“衷心恭喜,女王陛下!”

一時間,一種“平步青雲”的體驗把我弄得飄飄然。

還是滿頭銀絲的女隊長提醒我,趕緊給老公打電話報喜。

“老公,你得買制服了!”我忍着笑。“啊?兒子真成了少年王射擊王?”



席托馬斯第一次主持“貓早餐”會,談諧風趣

托馬斯是做了 25 年主席的尤阿西姆的接班人,這是他第一次主持早餐會。他繼承了老會長的幽默詼諧智慧親切,把這一年里村里發生的大事小情,像脫口秀似的一一道來,中間不時穿插現場音樂,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甚至跟唱的流行歌曲,期間人們多次隨着音樂拍手扭動,還有人站到凳子上又扭又唱,場面活躍火爆卻自始至終秩序井然。

“貓早餐”美食之一:麵包抹生肉餡是我

我和老曼的最愛

不知不覺到了中午,身穿俱樂部制服的跑堂們又開始上午餐——鷄湯。德國的鷄湯跟中國的“乾飯”差不多,里面有雞肉丁、蛋羹丁、蔬菜丁和小肉丸,內容豐富味道鮮美,兩盤就飽了。旁桌一位帥小伙兒沒把盤子裡的東西吃乾淨,立即召來“左鄰右捨”的譴責,年輕美麗的女王低聲斥責:不吃乾淨我跟你急!最後還是那小伙子的姐姐幫他吃掉算是解了圍,德國人的鷄湯兩盤就飽了。

一不留神成“女王”

午餐結束了,大家各自散去,旁邊的射擊大廳里,各類射擊比賽開始了。女士們在氣槍比賽廳外,隔著大玻璃窗屏氣凝神,幾位老大姐對我說:你在俱樂部一年多了,也有資格參加女王爭霸賽了。我笑着謙虛:“那就試試吧。”

誰知這一試,居然打了滿分十環!室內空氣頓時凝固,女隊長愣了一下,跟幾位德國隊員對視一下,打破了靜寂:“我們

老曼興奮地問。

“不是,我!一不小心……”

電話兩頭,我和老公大笑不止。十幾年來一直因不穿制服而被點名的老公的藉口是:“等兒子當上少年射擊王(16 歲以上才能有資格參賽)我就買制服。”而今我意外成了女王,而他則成了親王,必須得坐主席臺、坐馬車,所以也必須穿制服了!連那些對於一個外國人當女王而有些遺憾的人們也因此有了皆大歡喜的理由。

從俱樂部主席手里接過偌大的花束,上屆女王交出沉甸甸的女王項鍊——上面噹哩咣啷挂着幾十個小徽章,每個徽章上刻着歷屆女王的姓名和得獎年份。女隊長悄悄說:

“等會兒還有一系列儀式,你得趕緊回家把那雙大白旅遊鞋換成黑色船鞋。”我趕快跑回家換上高跟鞋,我心中竊喜:一會兒的閉幕遊行,作爲女王我也可以坐馬車啦!

網球比賽結束後匆匆趕來的老公,興奮得像個孩子,馬上通過鄰居群發信息:請大家晚上都到俱樂部來喝酒,我們請客!那些非俱樂部會員的鄰居們也聞訊而來,看見我都問一句:“你是女王啦?”之後便誇張地行屈膝禮:“恭喜女王陛下!女王萬歲!”然後我們就對視着哈哈笑,傻笑不止。

盛大慶祝晚會上,我跟射擊王和少年王等分別被各自的“部下”代表用椅子高高地抬起來,高舉三次,又一溜小跑抬到酒吧前,大家圍着我三呼“女王打得

好!”然後,就是本女王賜酒。

四位女部下把我高高舉起,然後抬到酒吧台前:本女王賜酒

當然,跳第一支華爾茲舞,也是女王和親王的榮譽,還有今年當選的射擊王和“王后”,少女女王和她的父親(如果是少年,就是跟母親跳這一支榮譽舞曲)。女王和親王在慶功晚會有跳第一支舞的特殊待遇

特別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又在幸運射擊比賽中力拔頭籌,搬走了獎品台上那個最大的電視機!這些榮譽和幸運,15 歲的兒子都看在眼里,本來小青春萌動在老媽面前的小驕傲蕩然無存,言談舉止間都是以老媽爲榮的自豪感。在閉幕遊行時,來時乘馬車的兒子變成了步行,換了我跟親王老公很神氣地坐在盛裝披挂的馬車上,檢閱着浩浩蕩蕩的“大部隊”並向路邊的“臣民們”揮手致意,兒子也熱烈祝賀女王,對老母親刮目相看。

“貴”爲女王 任重道遠

聽說我當了女王,朋友們都都炸了鍋!恭喜之餘大多表示擔憂。

“你居然敢當女王?你知道多貴嗎?”一位資深老移民說,“這一年至少得花 2000 歐!”

“2000 打不住!聽說俱樂部這一年所有的活動,賬單都會寄到你家里!”一位閨蜜也開始替我的錢包擔心。

“哪有那么誇張?再說,俱樂部會撥女王經費的。”老公總是那個最令我踏實的人,他也是在聽說我成了女王之後最開心的人。當天晚上他就請了好幾輪酒,手里拎個香檳瓶子,逢人就倒酒,好像他中了大獎,婚禮上他也沒笑成這樣。

第二天俱樂部就把 250 歐女王經費轉到我的帳上,可這些支付了“登基”當天的賬單——香檳、白酒、咖啡和蛋糕的花費,就所剩無幾了。可我並不擔心,老公那句“放心,我會支持你”令我的很放心。況且我們俱樂部非常溫和,女王只負責女隊的一些花銷,副女王還常常跟我分攤一些賬單。

很快我就得到了一張“女王活動安排表”,在這一年里,女王的主要工作如下:

- 1.主持“女王牌匾”挂牌儀式;
- 2.組織一次女隊員的自行車旅行;
- 3.請全體女會員到家里吃一頓飯;
- 4.主辦俱樂部女隊員聖誕晚會;
- 5.訂制有自己名字和得獎年份的獎牌增加到女王項鍊上;
- 6.參與組織大區俱樂部射擊王舞會;
- 7.出席俱樂部年會主席團預備會;
- 8.出席大區協會女王及各個鄰村俱樂部女王們的挂牌儀式以及舞會,聖誕聚會等大小活動

……

當然,女王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挑選一些參加,但前六項是必須參加的。看著那密密麻麻的活動安排表,我突然意識到,女王的桂冠,不僅代表着榮譽,還有那么多的責任與義務啊!?

女隊隊長瑪格瑞特悄悄對我說:“不要擔心,有副女王爲你跑腿幹活呢!再說我們都會幫你的。”我當時完全沒想到,這位爲俱樂部義務付出那么多時間和勞動的平易近人的老大姐,是北德最大的高爾夫球場的所有的土地的所有者,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富婆”。

不過,我知道,萬里長征剛走出第一步,貴爲女王,任重道遠啊!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金鈴兒,筆名金子,文學城博客名淨月筆迹,



中歐跨文化作家協會主席,海外文軒作家協會終身會員,60 年代出生,86 年北師大中文系畢業。做過教師、公務員。2001 年移民德國,曾就讀于不萊梅大學社會學系,並在不萊梅科技大學,雅各布私立大學等教授中文,兼任德國《華商報》特邀記者,作品收入《小鎮德國》、《走近德國》等,著有長篇小說《遠去的紅帆船》及個人散文集。

